

九百年后，再一次，云荒有王者兴。
皇天后土，与你并肩。云荒六合，天下归一。
这是一个轮回的开始。
这是一个轮回的终结。

羽

典藏版

wing
苍穹之烬
沧月
作品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沧月作品

羽

Wing

苍穹之烬

典藏版

聯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羽·苍穹之烬 / 沧月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5.6

ISBN 978-7-5502-4077-3

I. ①羽… II. ①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7505号

羽·苍穹之烬

作 者: 沧 月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382千字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 印张26.5
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077-3

定价: 32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[目录]

序章 • 001

第一章 剑圣之剑 • 007

第二章 毕生之敌 • 019

第三章 雪中之血 • 042

第四章 分崩离析 • 058

第五章 迢迢西去 • 083

第六章 沧流东归 • 097

第七章 地宫血祭 • 125

第八章 星陨空寂 • 151

第九章 溯流而上 • 167

第十章 烽烟四起 • 189

第十一章 黑云压城 • 207

第十二章 钢铁骨骼 • 221

第十三章 深海诡变 • 240

第十四章 孤岛惊魂 • 259

第十五章 轮回永在 • 275

第十六章 缘起缘灭 • 293

第十七章 千年之恋 • 316

第十八章 王者之归 • 335

第十九章 傀儡之城 • 355

第二十章 彼岸之光 • 381

终曲 • 397

后记 • 417



[序章]

满月之夜，云浮城在夜空中随风无声飘移，掠过明月。

九天之上，空城寂静，无数的方尖碑林立，仿佛一座巨大的墓园。细细看去，这些碑上都刻着不同的名字，标注着起与止的时间——这里的每一个，都是曾经生活在这座云浮城里的纯血翼族——天地之间拥有最高智慧的一族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此刻的他们都已经选择了永久的沉睡。
不生不灭，与天地同在。

那些洁白的石碑不知道是用何种材质雕刻而成，晶莹通透，每一块上都隐约透出一个人影：站立着，双手交叉在胸前做出飞翔的姿势，肩后的翅膀却是垂落的。那些影子似乎被镶嵌在了墓碑里，似有若无，惟妙惟肖，千姿百态，居然无一个相同。

这，是那些纯血翼族在消失之前留下的唯一“实形”。用了秘术，每个灵魂离开躯体那一瞬间的姿态被凝固，投射在了碑里，象征着肉身已灭，而魂魄将继续飞翔，与天和地融为一体——这也是九天上云浮城里的纯血翼族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

此刻，在这座已经空置了千年的天空之城里，唯一活着的，是一个少女。

“不生不灭，与天地同在？无不无聊呀？”琉璃看了半天，从那些碑前直起了身，忍不住嘀咕了一声，“有实体多好，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可以吃喝玩乐——这些人为什么一个个都不愿意转生轮回呢？”

万籁俱寂，没有一个人回答她。

这是她来到这座城市的第六十七个夜晚。按照姑姑临终前的嘱托，她在黯月之夜展开翅膀，带着隐族所有人的魂魄，竭尽全力飞上了这座九天之上的城市。然而，偌大一座城里，却只有她一人。

她在那些古老而巨大的方尖碑之间孑身独行，看着一个又一个离去的族人存在过的记录——这个传说中的故乡已经是一座空城，像极了一片偌大的墓地。

忽然间，琉璃眼前一亮，“咦？”

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奇特的三联碑，比普通的碑高大，上面的字显然是新刻上去的，显示着碑的主人刚刚离去不久。

她忍不住念出了上面刻着的名字：曦妃、慧珈、魅婀。

念出这三个名字的时候，琉璃的心跳忍不住快了几拍——是的！这就是传说中的云荒三女神吧？就是她们，将尚未孵化的她托付给下界隐族的？

她惊喜地摩挲着碑面，却发现这三座方尖碑和其他的并不一样，上面并没有人影。她心里不由得一惊：怎么回事？难道三女神并没有死？

然而很快，碑下刻的一行小字跳入眼中：

浩然万古，诸神寂灭。吾等三人将于万年后转生云浮，
必不令此城永空。

“一万年后？翼族转生的时间可真是长啊……”琉璃算着时间，不由得颓然叹了口气——这么说来，这座城里没有人可以陪她了，她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沮丧，倏地张开背后金色的双翼，凌空飞起，落到了云浮城最高的那座方尖碑顶端。

那是云浮城的开创者尚昊的碑，上面留着一个孤独的剪影，不是和其他族人的影子一样仰望天空，而是微微垂着头，似乎在俯视着脚下的大地。

看来，大城主尚昊在离开前，也在思念着自己唯一的妹妹吧？那个被他驱逐出云浮城、永生永世在大地上轮回漂泊的少城主离湮——他，是否后悔过呢？

那一刻，琉璃忽然想起了一件还没有做的事情。

是了，如今，是到了自己来纠正这个万古前的错误的时候了！

琉璃收了翅膀，落回地面，在这偌大的城市中奔跑，穿过落满灰尘的长长玉阶，推开空无一人的宫殿大门。空荡荡的王座上，横放着一支尘封已久的金色权杖——她毫不犹豫地伸出手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那权杖仿佛活了一样凌空飞起，自动跃入了她手中！

“应该是这么用的吧……”她竭力回忆着姑姑曾经的嘱托，摘下颈上的双翼古玉，在手里比画着。突然，手中一震，那块古玉倏地化作一道光，围绕着权杖飞舞，最后停驻在杖头，咔嚓一声嵌入，严丝合缝！

“啊……原来它自己会动！”琉璃松了口气。

当古玉镶嵌入权杖之后，金色的权杖上倏地延展出了双翼，发出了明艳的光华——那一点光似乎瞬间点燃了整座城市，从一处折射到另一处，纵横交错，仅仅一瞬间，沉寂黑暗的空城立刻变得璀璨夺目！

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闯入宫殿的少女吃惊地抬起了头，发现悬浮在云浮城顶上的是无数巨大的镜子。那些镜子每一面都呈现出奇特的弧度，如同天穹一样簇拥着这座云端的城市——而那些镜子的聚光中心，居然就是云浮王宫里的王座！

在握住权杖的那一瞬间，无数的光芒折射而来，簇拥着她，就像整个九天星辰都在向新生的、无上的王者行礼一样。

琉璃在光芒的中央看着这一切，目眩神迷。

这就是所谓的“燃灯”仪式？作为最后一个纯血的翼族，她点亮了这座空城，成为了云浮城的新主人——就如姑姑所说的那样：“用苍穹之光，为你加冕。”

“现在，我变成翼族的王了，是吗？”她小声地问自己，看着手

里的权杖，生怕惊动了什么，有些雀跃，“那么，我可以去做姑姑叮嘱我做的事情了？”

在隐族覆灭之前，姑姑曾经叮嘱过她两件事：第一件事，就是将那些隐族人的灵魂从大地上携来，安放在这座城市中的蕴灵池里——那是翼族人孕育新生命的所在。只要把隐族人的三魂六魄放在那里，等转生时间到来后，他们这一族就可以在九天之上复兴了。

这么多年来隐族抚育的恩情，她终于得以回报。

如今，她应该去做姑姑嘱托的第二件大事了。

琉璃握着权杖，打开了翼族王宫最深处的那道门。在尘封了千年的密室里，有一盏华丽的水晶灯盏——灯上没有火焰，只有三缕纯白色的光，如同活着一样轻轻舞动，旋转着相互萦绕，透出一种洁净安宁的气息来。

那是姑姑用生命保护下来的东西：云浮城前任城主——离湮，飘散于天地间的三魂。

在万古之前，这魂魄的主人身为至高无上的纯血翼族副族长，却因为关心大地上卑微的人类、插手下界兴亡而触怒了自己的亲兄长，被大城主尚昊打入了下界，背负了生生世世的诅咒：只要与人类的情感未曾断绝，她都必须永生在人界轮回，历经背叛和悲伤，被这片大地不停伤害，也不得再返回云浮城。

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，尽管变换了无数次外形和身份，但少城主始终承受着诅咒带来的痛苦，从无善终——在上一世，当两个朝代交替、天下动荡生灵涂炭时，她转生为空桑女剑圣慕湮，亲手封印了化身为魔的弟子云焕。

这个轮回似乎永无结束。

如今，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主人，她终于可以结束这一切了。

在合掌默默祝颂后，琉璃拿起了象征着云浮城城主身份的权杖，轻轻点在了那缕纯白的光华上，稚嫩的声音里透出一种肃穆庄严——

“我，翼族之主——琉璃，以新任云浮城城主的身份宣布，即刻解除一切加诸您身上的诅咒。从此，您将翱翔于天，无所畏惧！”

当咒语吐出的那一刹那，那三缕魂忽然动了，仿佛解除了束缚，瞬间向着三个方向飘散开来，宛如一朵美丽的纯白色花朵在瞬间绽放！

那些光散开后又瞬间聚拢，凝成一束，围绕着琉璃飞舞了一圈，似在无声地致谢，然后飘向了那些林立的方尖碑，依次掠过那些长眠的族人，似在和这些万古之前熟悉的朋友无声地叙旧追缅，最后，在那座最高的碑前长久停驻。

那是创造这座天空之城的初代城主——尚昊。

那道光环绕着这座碑，一遍又一遍，掠过那个影子的胸膛和脸颊，久久不散——就像是一双手紧紧拥抱着睽违已久的亲人。

“哥哥。”那一瞬，琉璃似乎听到了空城里传来一声叹息。

“离湮城主？”她忍不住失声呼唤那个刚获得解放的灵魂。然而那道光散开了，在尚昊的碑旁萦绕了三圈，如同箭一样掠上，俯瞰了整个空旷的云浮城一眼，发出了一声幽幽的叹息——然后，头也不回地冲下云霄，向着九天之下而去，旋即隐入深深的暗夜。

看来，获得了解脱的少城主还是毫不犹豫地去了云荒，再度投身万古以来就令她牵挂的洪荒大地。九天之下，那片人类世界里，一定还有她深深牵挂着的东西吧？历经了千难万劫，却始终不曾忘记。

琉璃手握权杖，怔怔地看着黑沉沉的夜空，直到那三缕光再也看不见，才低下头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忽然觉得这座城市寒冷入骨。

是的，当初姑姑所嘱托的，她都一件一件完成了，如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她了，既然无法忍受这样冷清孤寂的生活，便可以自行展翅返回大地，这中间没有什么阻碍。

可是，她为什么又要回去？

琉璃抬起头，巨大的圆月就在头顶似乎不足一百丈的地方，澄明如镜，仿佛能映照出人的脸。她怔怔地抬起头来，凝视着这从未见过的巨大的月亮，肩后的翅膀微微动了一下，却没有再度飞起——虽然看上去她只要一跃身就能触摸到圆月。

到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，她曾经无数次想过从这个空城离开，但每次站在高处远眺大地，她都会犹豫——是啊，回去干什么呢？那片大地上早已没有了值得自己留恋的东西。

琉璃忍不住低下头去凝望着黑暗中的大地。在九天上的云浮城看过去，凡人居住的下界在六合的彼端，早已渺如烟海——她睁大眼睛，

却什么都看不见。但一片黑暗中，却浮现出了那个有着水蓝色长发的蛟人的容颜，远远近近，时隐时现。

在遥远的天上，她俯视着下界，终于想起了自己和他第一次相遇的情景——那是在迷墙背后的狷之原。他曾经和她倾诉过那么多尘封已久的往事，从半夜到黎明，连宵语未息，她甚至记得他藏在暗影里的侧脸，和依稀中滑过面颊的泪痕。

——后来，他封印了她的这一段记忆，直到她在云荒和他再度相遇，都不记得曾经有过的第一次邂逅。直到今天，她飞上了九天，成为了翼族之王，超越了星辰和轮回，所有在凡世时被封印的瞬间复苏，一切历历在目。

原来，那就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；原来，自己并不是对这个人有莫名的熟悉，一见钟情——在那一见之前，他们早已相遇过。

可是，即便是明白了这一点，如今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山长水远，天地迢迢，一别之后恐怕再无相见之期。

此刻，他应该也在下界继续奔走吧？可是，那是另一个世上正在进行的事，和已经飞上了九天的她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琉璃轻轻叹了口气，握着权杖，在空空的王座上蜷起身体，将金色的羽翼聚拢在双肩上。那双巨大的羽翼似乎是一双温暖的手，将她小小的、单薄的身体裹住。她闭上了眼睛，努力想要睡去，然而脑海里全是那个影子，远远近近地浮现，怎么也无法抹去。

“滚出去啊，不要再出现了！”琉璃忍不住低低叫了起来，烦躁地掩住了脸，似乎想把自己藏起来。然而那个影子却更加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用深碧色的眼眸凝望着她。那是他离开时的最后一个眼神，疏离而隐秘，似乎藏着无限心事。

“呜……”有泪水止不住地从指缝里滑落。那一刻，九天上空无一人的城池里，传出了一个女孩无助的啜泣声。

没有人听得见她的哭声。

然而，刚成为云浮城城主的她，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她飞上九天的短短两个多月里，九天之下的那片大地上，已经风云突变。

[第一章]

剑圣之剑

白帝十九年二月，北越郡的雪城，寒风呼啸。

啪的一声，窗户开了。风卷着雪从窗户的缝隙里吹了进来，紫金炉上的火苗摇了一摇。一双枯黑的手搁在羊皮羔子的软褥上，软软地垂下，正凑在火旁取暖。此刻风一吹，火舌猛然一晃，舔了上去——而那双手僵僵地伸着，居然没来得及避开。

更奇怪的是，被火灼烤着，那双手的主人居然没有发出一声痛呼。

“哎呀！”旁边的一个小丫鬟正忙着去关窗户，一看见连忙回身。她刚将紫金炉挪开，便听到一个声音在耳后冷叱：“废物！怎么这样不小心？”

她猛然一哆嗦，连忙颤声道：“对不起，主人……”

“滚！”不等她说完，一掌挥过来，将她抽到了一边。

门外走进来的是一个男子，穿着白色葛衣，高而清瘦，神色冷峻，脸上每一根线条都如风霜镌刻而成，眼神如刀剑一样凌厉，令人不敢与其对视。他进来时脚步很轻，几乎听不到声音，右手还端着一碗汤药。然而在抬起左手把人打飞出去时，那碗满满的药汁居然纹丝不动！

他连看都不看那个丫鬟一眼，把药放在火炉旁的案子上，迅速地拉起了那双被烫伤的手察看——那双枯瘦焦黑的手上结满了疤，狰狞扭曲，五指甚至无法并拢。新伤和旧伤叠在一起，触目惊心。

“该死……这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复原？”那人低声咒骂，眉间有煞气一掠而过，“难道真的要逼我按照那个见鬼的方子来吗？”

掌心那只手微弱地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要缩回去。

“醒了？”他脸有喜色，抬头看去。

那个缩在白狐裘中的女子果然微微睁开了眼睛，看着他，又看了看室内，似是不知道置身何处。那张脸是令人恐惧的——仿佛被什么燃烧的东西猛烈地迎头砸过，左半边脸已经化成了焦炭，而另外半边完好的脸却美丽如仙子。

“今天有没有感觉好一些？房间里够暖和吗？”他开口问，语气尽量温和。

那个女人没有回答，只是用一种茫然的眼神看着眼前的人，将身体微微往后缩了一下，似乎觉得对方身上有着一一种令人不舒服的煞气——天下第一的杀手之王，即便是刻意收敛隐藏，还是令人警觉。

“来，喝药吧，喝了就会好了。”北越雪主叹了口气，从案子上拿起那碗药，另一只手将她连着狐裘扶了起来，“这是我找雪城里最好的大夫给配的药。”

她被包在狐裘里，很轻，仿佛一片羽毛一样，皱着眉扭开头，似乎想躲开他递过来的碗。他有些不耐烦，抬起左手按在了她的神封穴上，将她扶起在臂弯里。碗到了嘴边，她不情愿地低下头喝药，然而左边嘴角也结了痂，口唇只能张开一线。

毕竟没有做过这种照顾人的细致活儿，喂得急了一点，药汁便顺着女人的嘴角流了下去，将雪白的狐裘染污了一片。北越雪主有点狼狈地连忙将碗放到案子上，拿来手巾替她抹去。然而一离开他的扶持，那个女子便立刻瘫了下来，重新在狐裘里缩成一团，急促地咳嗽起来。

他怔怔地看了片刻，只觉一股浊气从胸口涌起，啪的一声，竟将药碗狠狠地砸在了地上——空桑剑圣门下最优秀的女弟子，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！

在帝都那场乱局中，他冒着大险，从深宫大火里将殷夜来救了出来。当时她被压在一根巨大的燃烧着的横梁下，几乎成了火人。趁着一片混乱，他用一具宫女的尸体替代了她，将她放在棺里带出了帝都，从叶城连夜北上，回到了昔日的故乡雪城。

他本以为只要她能活下来，自己便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剑圣绝学——然而，没想到逃出帝都后遍请名医，用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如今的她竟然还是这种不死不活的状况。已经三个月了，方圆三百里内最好的医生都被他请来过，什么贵重的药材都用过，她却还是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——难道这个女人真的是从此残废了？

一想到这里，他禁不住有些不耐烦起来，霍地一把将那个委顿的女子扶起，将一物塞到她手里，厉声道：“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从大火里给你带回来的光剑！来，握紧了！”

她只是茫然地看着他，手指毫不反抗地握上。然而他的手一松开，她的五指便立即无力地松开，那把光剑就从她焦黑扭曲的手指间滚落——她，竟然连一把剑都握不住了。

北越雪主看着这一幕，心中越来越烦躁，转身便走了出去。那个小丫鬟正好急匆匆地捧着烧伤药走进来，一个避让不及，“啊”的一声撞了上去，手里的药膏糊在了他的胸口。

“蠢货！”北越雪主心下烦躁，杀气一升，手直接就扼向了对方的颈部要害。

他扣住丫鬟的脖子，对方连一声都叫不出来。他一甩手一发力，就要掐断对方筋脉。然而就在那一瞬间，只听轻微的唰的一声，一股冷意从旁掠来，直刺他肘后的大穴！北越雪主一惊之下，扔下了手里的人，霍然回身。

“谁？”他低斥，杀气凝聚。

房间里没有其他人，唯有那个伤病垂死的女子靠在榻上，披着厚厚的狐裘，脸色苍白，一动不动——只是她的手里，竟然不知何时已经重新握住了那把掉落的光剑。

殷夜来没有表情，只是对着吓呆了的丫鬟说了两个字：“快走！”

小丫鬟回过神来，尖叫着捂着脖子站起来，踉跄着不顾一切地跑

了出去。

眼看着对方跑出去，那个女子强自撑着的一口气终于散去，身体往后一靠，软软地倒了下去，手指无力地松开，那把光剑重新滚落。

北越雪主没有去追逃跑的丫鬟，站在那里怔了一怔，忽然明白过来，不由得狂喜——剑气！刚才袭来的，竟然是一缕剑气！

“刚才，是你从我手下救了那丫头？”他几步回到榻前，看着榻上的女子，嘴角难以抑制地浮现出一丝笑意，“空桑女剑圣殷夜来——你，终于醒过来了？”

蜷缩在狐裘里的女子抬起头来，一直茫然的眼神已经悄然改变，凛然生辉，宛如一把凝聚的光剑！那一刻，北越雪主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不禁吸了一口气——是的，这才是空桑女剑圣该有的眼神！这才是足以和他匹敌、纵横天下的剑技！

“太好了！”他忍不住笑了起来，“我就知道你不会这样废掉！”

那一刻，他喜极，居然一把将她打横抱了起来，像个孩子似的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然后倏地一个回身，把狐裘包着的女子放回了榻上。

“快，教我吧！我可以拜你为师！”北越雪主毫不犹豫地跪倒在榻前，抬头看着殷夜来，眼神急切而热诚。

“收你为徒？”殷夜来凝视着他，化为焦炭的脸上看不出丝毫表情。

“是啊！要不然我救你干吗？”北越雪主看着她。

“剑圣门下世代有男女两位剑圣，传承不同的剑技，刚柔并济，如日月相互映照。”殷夜来淡淡地道，语气平静，并无丝毫讥讽，“我这一脉的剑技从来只传给女弟子。你是个男人，怎么也觊觎起这个来？”

“剑技是没有界限的！慕湮剑圣当年不也收了破军当关门弟子？”北越雪主却丝毫不动摇，“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如今九死一生，难道不肯收我这个徒弟？何况，我的资质又不差！”

“呵，资质不差？太谦虚了吧。”殷夜来摇了摇头，轻声冷笑，“你的剑技……咳咳，早已不在我之下，如今只怕说是天下第一……咳咳，也未必不可能。”

“但剑技永无止境。”北越雪主想起了多年前的往事，颇为惋惜，“昔年我曾经登门向令师兰缜剑圣以及灵飞剑圣讨教过一次——你

知道吗？能学习剑圣之剑，乃我一生最大的愿望！”

殷夜来咳嗽着，问：“那么……咳咳，你、你有想过两位师父昔年为何不肯收你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”北越雪主抬起头，眼神有些迷惑，“当年令师和我交过手后也非常赞许，说我的资质是其一生所仅见，可为何最终将我拒之门外，却收了清欢那个酒囊饭袋？”

她看着他，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，“因为师父早就看出来——你不配。”

北越雪主脸上的表情忽地凝滞了，眼神重新阴冷起来。忽然间，他冷笑一声，出手如电，一把握紧了对方的肩。殷夜来想要往后避让，然而重伤的身体却无法动弹。

“他们说我不配？”他冷笑起来，眼里终于露出了凶光。

“是的。”殷夜来却毫不退缩。北越雪主吸了一口气，似乎强行压下了某种杀意，一字一字地问：“那么，你说呢？”

殷夜来直视着那狼一样凶狠的双眸，丝毫不退避，“依然不配。”

北越雪主脸色一变，手下情不自禁地加力，只听咔嚓一声响，几乎将她的肩骨生生捏断。他哑着嗓子，低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殷夜来冷冷看着对方，“就凭你刚才那么对待区区一个下人。由此可见，当你掌握了超出凡人的力量，成为剑圣后，你又会怎么对待那些力量远不如自己的人。”

北越雪主听着，眼神复杂地变幻，似是不知怎么辩解。

“这些很小的事情，却是人性善恶的分水岭。”殷夜来摇了摇头，咳嗽着，“而你的本性已让人一目了然……咳咳……剑圣门下，怎能容许一个如此暴虐嗜血之徒？”

“暴虐？嗜血？”他冷笑起来，眼里那种愤怒和不平再度泛滥，“你知道什么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我活下来了！这就是一切！我不杀人，人必杀我！”

“真是冠冕堂皇的借口。刚才那个小丫头呢？她妨碍你了吗？她难道会杀你？”殷夜来冷笑，“不，北越雪主，不要找借口，如今你杀人，早已不是为了自保，而完全是为了满足内心的杀戮欲望！所以……”

重伤垂死的女子仰头看着他，眼神锋利如剑，“所以，兰缙师父传给我剑圣之剑，我不能交到这样一双手上！”

北越雪主无言以对，忽然烦躁地一把将她拉了过来，恨恨地看着她，“事到如今，你还敢和我说这样的话？要知道，你自己现在的情况可并不比那个丫头好多少！”

“我知道，如今的我的确是俎上之肉。”被一手拖起，毫无反抗之力，殷夜来却笑了，“但是，有一点你料错了——刚才那个小丫头，她是怕死的。而我，却不怕。”

北越雪主忽地站起，眼神森冷，语气都透出一股杀意来，冷笑道：“说得轻巧！你能忍受多大痛苦？信不信我一寸寸捏断你的骨头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？到时候，只怕你会恨不得自己在帝都大火那一夜就死去！”

“尽管试试吧。”她却毫不在意，忽然用尽剩下的力气，将身上那一袭白狐裘扯了下来——看到她的模样，那一瞬，连北越雪主的瞳孔也忍不住收缩了一下。

眼前这个女子的身体被无情的烈火焚毁过，上下缠满了绷带，每一寸肌肤都涂满了药膏，渐渐结疤的身体上宛如爬满了无数蜈蚣，惨不忍睹。她看着他，忽然间默不作声地抬起手，直接放在了紫金炉上。

炉火正旺，绷带被焚毁了，火焰直接舔舐到了肌肤，发出焦糊的味道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他倏地出手，紫金炉刹那被掀翻。

手上血肉模糊，她的表情却丝毫不变，转头看着他，淡淡道：“看出来了吗？那一场大火，已经烧毁了我身上几乎所有的皮肤，断了所有经脉——如今，我已经连痛感都没有了。”

北越雪主怔住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

“看吧，我已经是这样一具活死人的躯体了，”她微笑着，然而布满疤痕的脸却可怖异常，“你，还能怎么折磨我呢？”

北越雪主看着她，手指几度握紧又松开，迸发的杀意都被硬生生地压了下去——这个重伤垂死的女人眼里有如此无惧的光芒，那种力量，竟然令这个冷血的杀手都无可奈何。

“唉……”终于，他身上的杀气散开了，低下头从地上捡起了那一袭白狐裘，将她重新包裹了起来，低声道，“别冻着了。先把身体养好——其他慢慢再说。”

他宛如包一个偶人一样将她包了起来，动作温柔，小心翼翼，末了还低下头细心地将带子一根根地系好，苦恼地低声道：“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教我剑技呢？我可以向你发誓，入了剑圣一门后绝对不再乱杀人。我会洗心革面，做一个为天下苍生拔剑的剑客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并没有被那种眼神所动，淡淡开口，“没有人会相信一头狼的誓言——我早就听说过你是怎样一个人。蔑视生命，没有敬畏和怜悯的人，同样也是没有信义可言的。”

听到这样的话，北越雪主眼里又掠过一丝凶狠的神色，手指一用力，手上的带子啪的一声被扯断。

“你看，你根本无法控制你心里的杀意。”殷夜来微笑了一下，“当你一遇到挫折，稍不顺心，就只会想到用剑来让对方臣服——这样的性格，或许是源于先天，或许是出于后天，但无论如何都是极端危险的。我不能让你这只手握住剑圣之剑。”

他看着她，眼里的那抹凶狠渐渐消散，忽然间松开了手，双膝点地，将双手按在了自己的膝盖上，低下头来，郑重地行了一个大礼！

“求求你。”他低着头，“求求你了！”

这样的语气，令殷夜来不由得愕然。北越雪主深深行礼，语气变得软弱而哀婉，“我这一生并无其他目标，只为追求最高的剑技——殷仙子，你也是当世一流的剑客，应该能体会我这种心情！你……你就不能成全我吗？”

“如果你不相信我，可以对我下毒、下蛊，只要我违背了你的心意，你随时取走我的性命就是！这样你总可以放心了吧？”

那一瞬，他的眼神竟让她微微一动。

那是灼热的、渴望的、极其纯净，也极其诚挚的。那双眼里透出的是无坚不摧的执念，可以为剑而生、为剑而死——是的，她可以想象，如果有着这样一颗心的人继承了剑圣之剑，本门剑术必然光芒万丈，无人可挡！